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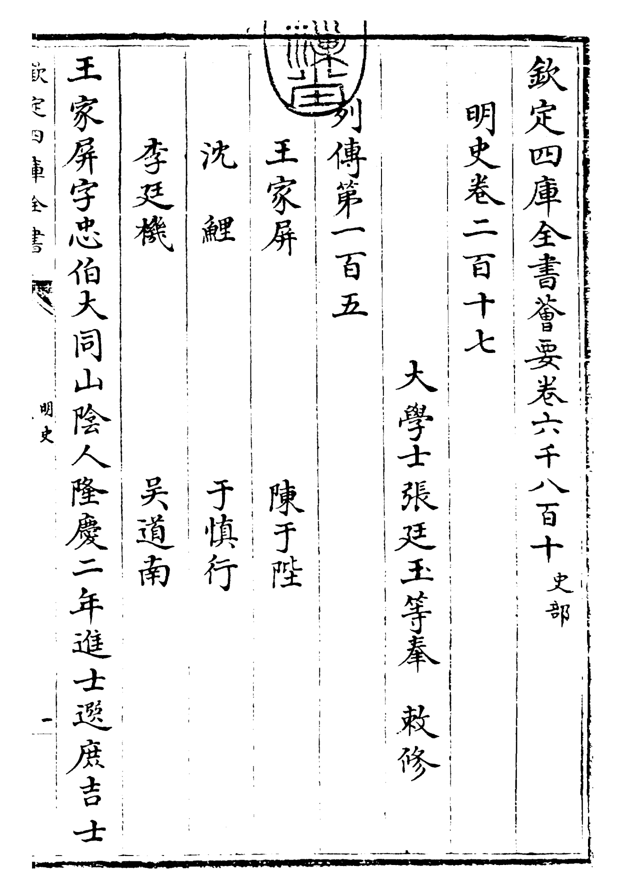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七至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五

王家屏 陳于陛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吴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録高拱兄捷前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萬歷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敷奏剴摯帝嘗斂容受稱為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

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
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請因聖節御
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
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强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
屏奬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為一
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雒于仁進四箴帝
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
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

能防欲於微渺令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
緘默茍容上虧聖明之譽下蹈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
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留中而于仁得善
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
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
今日況套賊跳梁於陜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
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虚内事外已竭力而外患未休剥
民供軍民巳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

書淩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
倖之風啟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
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
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
九閽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
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冊立
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
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為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

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閣復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於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敕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注請帝復以為激擾命止其事國執爭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為首輔

以國諫疏已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鯁好直諫冊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不報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閽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

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聽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
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閒請朝講請廟饗
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
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
直言槩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熙朝有横
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禄洪混苟容汲黯所謂
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
不下次輔趙志皐亦為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

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憤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禄主慾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

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受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强半杜門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閱九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熹宗立再贈太

保任一子尚寶丞家屛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畧顧養謙曰昔衛為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邱春秋髙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㑹稽之恥激厲朝鮮以城楚邱之功奬率將吏無為主而為客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此類也

陳于陛字元忠太學士以勤子也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歴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録充日講官累

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
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敎
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敎又請
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經世學以
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
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
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

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録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散脱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私然可攷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為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

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陛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疏陳親大臣録遺賢奬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三十餘人于陛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兩宫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

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于陛同年生
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於色
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而已十二月病卒
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謚文憲終明世父子為宰輔者
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
師尚詔作亂陷歸德已而西去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
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為守具賊還逼見有備去奸人

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四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神宗在東宮鯉爲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頌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亟稱之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歷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屏絶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論不以為驟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黄錦緣同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内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未嘗與交及官愈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册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為言且請宥

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𥝠讓帝旣却羣臣請因詔諭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屆𪟝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𪟝素𩔈亮其在部持典禮多所建白念時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率定為中制頒天下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又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帝實錄勿稱郕戾王大同廵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駮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

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祝版稱謂未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承憲為父請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詔畀葬資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導諛請正刑辟事

亦寢秦王誼澀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官為請申時行助之鯉不可唐府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京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崇儉戒奢為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畿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敕廷臣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納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官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切格之中官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

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已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為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有老宫人從子為内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亦屬鯉鄉人内豎廖某密告之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恚而去鯉卒屢疏引疾歸累推内閣及吏部尚書

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
趙志皐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
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
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
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鯉歸
德人意欲風鯉辭台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
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並憾三才鯉既至即具陳道中
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楚假王被訐

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撰續憂危竑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錢夢臯誣奏正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贓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譖鯉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發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啟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譏者遂指為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

耶讒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宜諸口賴帝知鯉深不之信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扞格奏揭繁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奬諭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鯉初相即請除礦稅居位數年數以為言會孝陵明樓災鯉語一貫賡各為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

閱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啟視果
心動然不為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賡謁賀仁德門
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
俟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復進曰礦使出
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嘆息
還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
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首肯一貫慮鯉獨
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

鯉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壓于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皇孫生詔赦天下中官請徵茶蠟夙逋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已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㕍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幣帝惑中官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鯉撰敕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

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為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已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因鯉乞休遽命

與一貫同致仕賡疏乞留鯉不報既抵家疏謝猶極陳
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
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即鹿鳴
宴冠之以未葬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萬歷初穆宗實録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
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慎行與張位及王家屏
沈一貫陳于陛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

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悦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為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吕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謂慎行曰子吾所厚亦為此耶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邱橓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

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韙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還禮部尚書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厯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

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别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慎行不為懾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

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
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
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愼行引罪乞休章累上
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
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愼行
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
就道時愼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
臥于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録遺逸補言官數日卒

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為一時冠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歷十一年會試復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葢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為主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户工二部事綜理精密

奏行軫恤行戸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
皆取公帑竒羡不以煩民召為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
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
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餽遺書誣訐正域不法數事廷
機意右楚王而微為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
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
皦生光獄株連遂絶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
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税宜罷撤不報

其冬類上四方災異秦王誼漶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應授本爵竟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間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愎不諳大體楚宗人華趆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

求退不允時内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與焉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攻之不已帝為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

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章力攻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臥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

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壁星銳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十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並命後周如磐張瑞圖林釬蔣德璟黃景昉復相繼云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歷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中丞直講東宮太子偶旁矚道南即輟講拱竢太子為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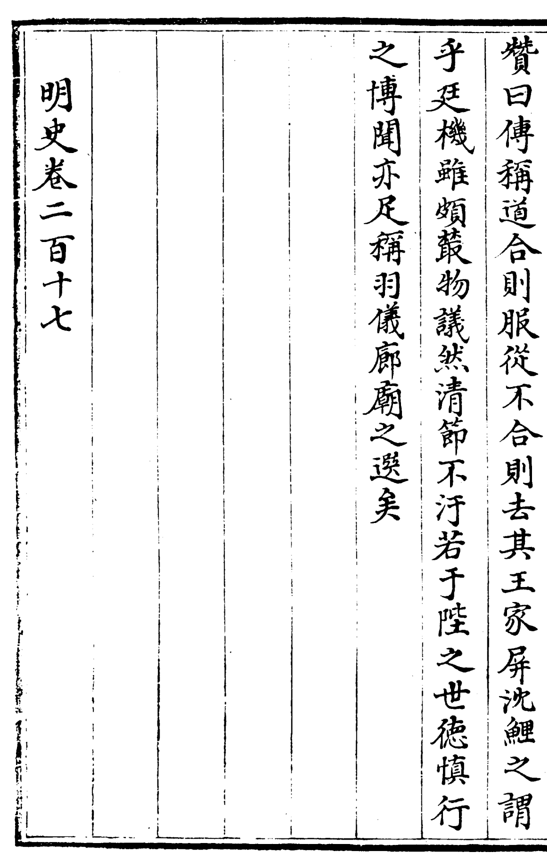
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税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歛怨乞下詔罪已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追謚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人情欝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寘深闈聰明隔塞欝一也法司懸缺半載獄𤜉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欝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視其死亡轉徙欝三也纍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

因權璫搆陷一繫數年欝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欝五也陛下誠涣發徳音除此數欝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勿納遼東議開科試士以巖疆當重武格不行父喪歸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與方從哲並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

直仝官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梃擊之變召見羣臣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是不獲再見織造中官劉成死遣其黨呂貴往護貴嗾奸民留已督造中旨許之命草敕道南偕從哲爭且詢疏所從進請永杜內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稅中官爲稅

使置關湖口征課道南極言傍湖舟無所泊多覆没請罷關勿征亦不納道南輔大政不為詭隨頗有時望嵗丙辰偕禮部侍郎劉楚先典㑹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搆一文下吏戍烟瘴鳴陽亦除名先是湯賔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

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
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
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
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
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二十
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
天啟初以覃恩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
文恪



贊曰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乎廷機雖頗蔽物議然清節不汙若于陛之世德慎行之博聞亦足稱羽儀廊廟之選矣

明史卷二百十七

明史卷二百十七考證

王家屏傳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臣嚴福按二十二年王錫爵謝政命廷推閣臣吏部首列家屏帝以爭國本之嫌嚴旨責尚書陳有年見明實錄謹附考

沈鯉傳鯉字仲化歸德人　臣嚴福按鯉以歸德衛籍第進士明初降歸德為州至嘉靖二十四年復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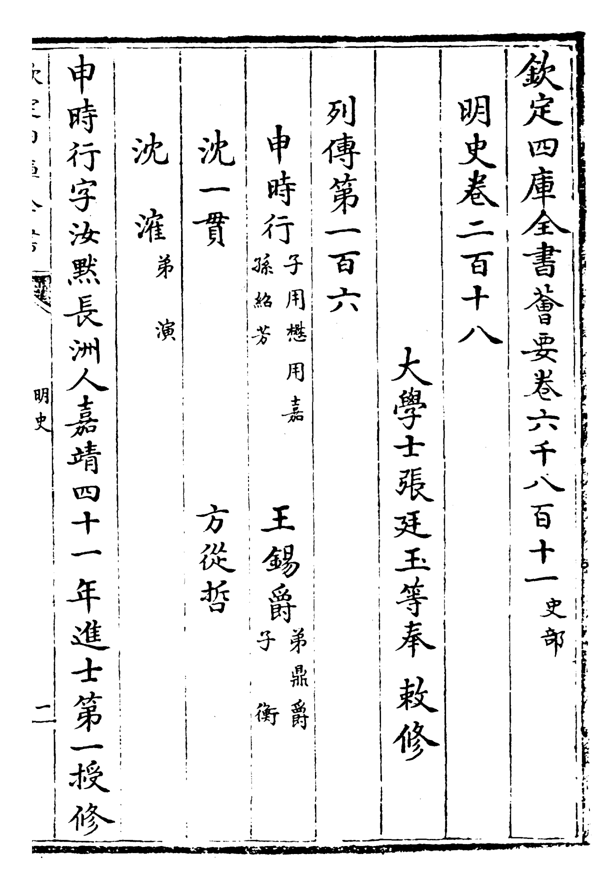
德為府而設商邱縣鯉應為商邱人以隸衛籍仍係歸德見題名錄及地理志謹附考

沈鯉傳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　臣嚴福按穆宗生母杜皇后初葬金山隆慶初遷祔永陵世宗二十六年惟五妃葬嶼兒峪餘俱在金山見明典彙謹附考

沈鯉傳鄭貴妃父承憲　臣嚴福按承憲外戚與此成憲互異謹識

沈鯉傳孝陵明樓災　臣嚴福按本紀三十二年五月火長陵明樓五行志無三十二年事傳作孝陵與紀互異謹識

沈鯉傳給事中曹于汴　臣嚴福按給事中曹于汴楊時喬傳作曾于汴于汴自有傳從曹為是楊傳乃誤也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一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六

申時行 子用懋 用嘉 孫紹芳　王錫爵 弟鼎爵 子衡

沈一貫　方從哲

沈潅 弟演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歴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歴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籍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為寛大以次收名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内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

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憂歸時行為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言路為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訐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諆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

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為然黜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吕言侍郎高啓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吕以暧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吕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

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令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為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羣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憾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

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考成法一切為簡易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内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鄭洛為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

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
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
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為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于仁
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
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
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
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
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

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悦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名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宫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槩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

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
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
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
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
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内交中書黄正賓復論
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
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
閣講學十年始立為皇太子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

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鳯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謚文定子用懋

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士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事歸卒贈太子太保

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戸部左侍郎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歷五年以詹事掌翰林

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十餘人詣居正求觧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橫議簡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

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
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出時時行為首輔
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
同郡政府相得甚懽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
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
辨訐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
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為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
以是積與廷論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

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宥故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浩爾齊宰桑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為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

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皐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即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皐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

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陳泰来于孔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悮乞罷斥帝亦廹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為頒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决哉不報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右左之

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思踰月復言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令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册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名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令

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令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為已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

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
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
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
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為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
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䟽入帝領之志皋位
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
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户部尚書楊駿民等以故
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

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俱如東宮
儀中外為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
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
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為世所稱特
以阿並封指被物議既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
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為之雖連章自明且
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
去為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

加太子少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子

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學副使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手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已頗憾一貫居正卒始

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太子賓客假歸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名為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臯張位同居内閣復有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上而帝方怒家屏譙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陳于陛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即家起焉㑹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為鄉郡患極陳

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獨行已意
一貫柔而深中事志皐等惟謹其後于陛卒官志皐病
痺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竑議事得罪去一貫與
位嘗私致鎬書為賛畫主事丁應泰所劾位疏辨激上
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
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益迫帝責
戸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
一貫再疏爭不聽二十八年命營慈慶宫居皇長子工

竣諭一貫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敕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疏趣則言朕因小臣謝廷讃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既而不舉行明年貴妃弟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並行一貫因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會帝意亦頗悟命即日舉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

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皐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皐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决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自一貫入内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稅使四出為民害其所誣劾逮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并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面恩一見帝而

已東征及楊應龍平帝再御午門樓受俘一貫請陪侍
賜面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正大率依
違其間物望漸減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
怒有疾急名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宫
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
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
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
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為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

末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罷俱止勿行所遣内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即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再三請定去留帝留户部陳渠兵部田樂以祖陵衝決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其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

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因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摶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温純期即日奉行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弛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并二事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刄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所繳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

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神宗世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稅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橫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賡共著論以風又嘗因事屢爭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一貫厚嘗特賜敕獎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為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溫純吏部侍郎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

奪呂本謚一貫賡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
惡鯉及純時喬等而黨論漸與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
始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訐楚王華奎為假王
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
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
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
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
中錢夢皐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正

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
康丕揚錢夢臯等遂捕僧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窮
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
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媪皆無所
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始都
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
給事中鍾兆斗為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
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

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臯兆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龎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廹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為公論所與彈劾日衆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溫旨雖

賡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内援焉一貫之入閣也為錫爵
志皋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
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
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
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諆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
謚文恭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

登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為禮部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為給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罷不允四十年拜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吳道南並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為首輔政事多決於向高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名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張差梃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寀鉤得其情龎

保劉成等跡始露從哲偕道南斥之家言謬妄帝納之

道南為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

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

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

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

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

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

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宣府缺

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
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
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為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
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
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亓詩教從
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
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
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

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
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
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
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
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
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
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

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病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離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効劾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卧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

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慰留
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為太常少卿未幾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
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
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
畧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
又不用從哲復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㴶疏仍留中終
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

誣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為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前起居名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

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閱遼東齮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名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

及侍姬八人啖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侍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為皇太后從哲遽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羣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並上書從哲請保護理

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荅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名從哲一燝爌英國公張維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為皇貴妃甲戌復名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

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為堯舜又語及壽宫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宫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俟宫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宫

羣臣入臨諸閹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拄之得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漣及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爌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即位先是御史王安

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
罰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
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
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
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
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
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罪二梃擊青宫庇
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箴視

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榷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李選侍乃鄭氏私人抗凌聖母飲恨而沒從哲受劉遜李進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為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劫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

已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遣行人護歸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為弑逆詒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從哲惟刑部尚書黄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

學士燫述進藥始末為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
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
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
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甞試先帝龍馭即上昇從哲
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賫可灼及御史安舜
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
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
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黄凉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

宜顯僇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梃擊紅丸移宫三事為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貶殺畧盡矣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謚文端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沈潅字銘縝烏程人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歷祠祭郎中詔建祠禁内令黄冠

祝釐節甫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祿丞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歷初屢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為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絀其議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虛冒止興作減江浙織造停江西瓷罷帝為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濯方柄用得賜謚端清濯與弟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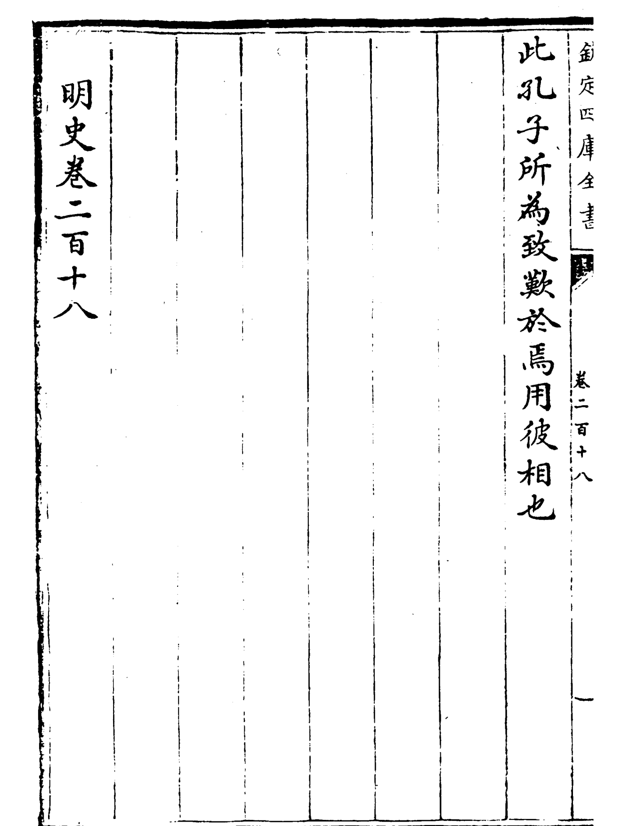
同登萬歷二十年進士淮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淮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韙其言然淮素乏時譽與大學士從哲同里閈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詔會推亓詩教等緣從哲意擯何宗彥劉一燝輩獨以淮及史繼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未發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名淮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啟元年六月漼始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漼弟子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漼既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漼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丰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漼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

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禁中内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頗得帷
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漼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
惠世揚周朝瑞等劾漼陽託募兵陰藉通内劉朝内操
漼使門客誘之王昺疏疑出漼教閹人戚畹姦輔内外
弄兵長安片土成戰場矣漼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
之世揚等遂盡發漼通内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漼
比之蔡京漼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佟卜年劉一燝等詔

兩解之未幾紀以卜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漼大學士葉向高言紀漼交攻均失大臣體令以讞獄斥紀如公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漼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漼弟演由工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贊曰神宗之朝於時為豫於象為蠱時行諸人有鳴豫之凶而無幹蠱之略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此孔子所為致歎於焉用彼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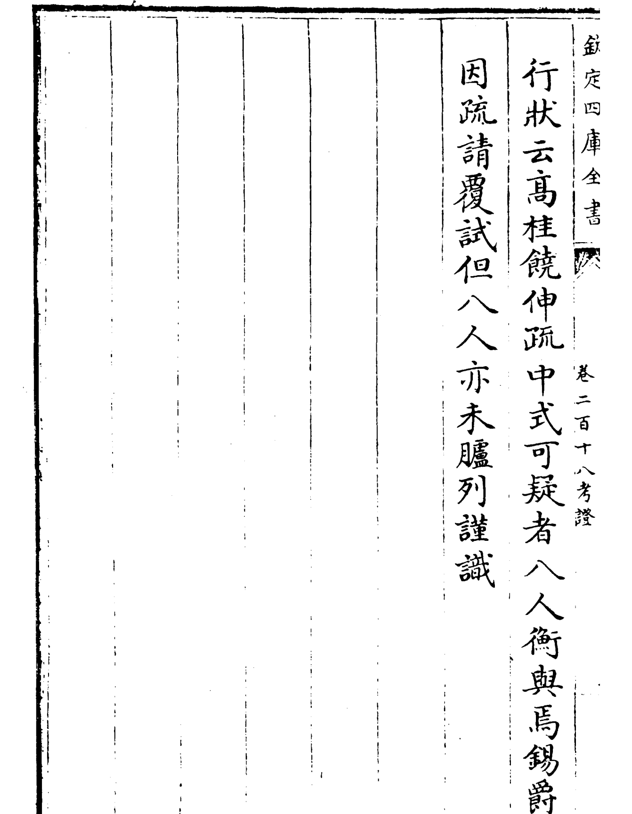
明史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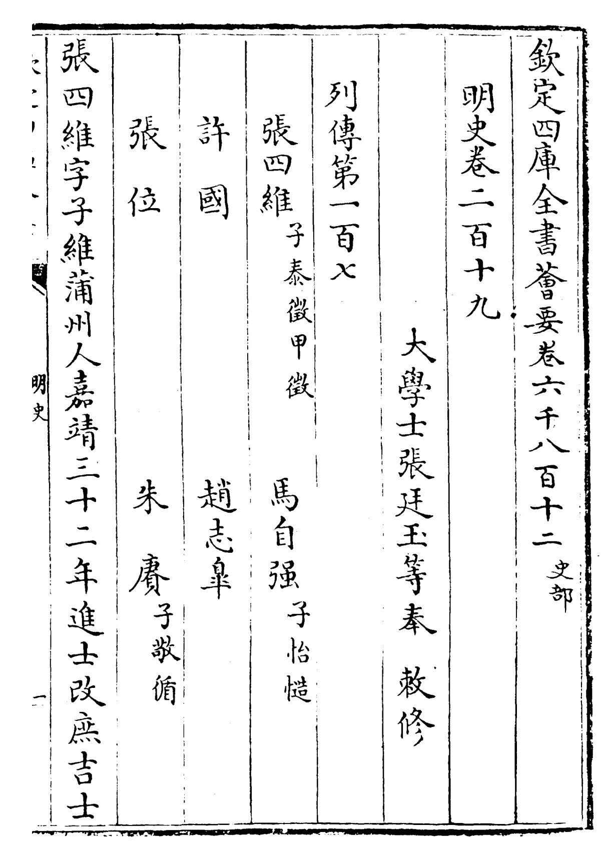
申時行傳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事撼時行不勝䝿去　臣章宗瀛按焦竑所撰時行神道碑云時行奉命往視大峪山植言大峪非吉壤時行與尚書徐學謨暱故贊其成憾尚書陳邦經異議故致其去時行一一疏辨謹識

王錫爵傳子衡舉順天鄉試第一　臣章宗瀛按錫爵



行狀云高桂饒伸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馮錫爵

因疏請覆試但八人亦未臚列謹識



明史卷二百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七

張四維 子泰徵 甲徵　馬自強 子怡 愷

許國　趙志皋

張位　朱賡 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諳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為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部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横行大商専利指四維崇古為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為大商四維奏辨

因乞去拱力護之温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搆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宮出閣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絶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為援萬歷二

年復名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令法紀修明海宇寧

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為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會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為助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己為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

拔其中表弟王謙為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並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内正人為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即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罷守

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為皇太子出閣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強已遷

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為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為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為奸利自强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

虎山正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為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强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諳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强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録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多輿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己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即

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強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
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強
初以救呉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
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
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
其裁決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為守位而已已居正還
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
護喪還子怡舉人終參議慥進士尚寶卿闕中人入閣

者自自强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為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賛善充日講官歴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

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
帝為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
出為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
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
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
懇救帝為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
京御史王麟趾黄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
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

直國國性木強遇事輙發數與言者為難無大臣度以
故士論不附明年秋浩爾齊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
召對輔臣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桀驁
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覊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為
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
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為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
則時行門生也故為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
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

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為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䟽五上乃賜敕馳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爭執去為二相優劣焉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

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卒贈太保謚文穆

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歷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皐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皐為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觧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尋召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

行謝政薦志皐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名未至志皐
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
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為主事諸壽賢給事中
許弘綱所駁志皐再辨帝皆不問三十一年錫爵還朝
明年五月遂歸志皐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
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勲止下御史
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皐亦言封疆被寇武

臣罪也今寬紹勲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暖閣志皐論宥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皐等因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志皐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殿時雨宫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竒三殿又災連歲間變異迭出志皐請下罪己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

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長子年十六時志皐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皐等復以為言終不允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志皐為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為朝士所輕詬誶四起其始為首輔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皐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

張濤楊洵御史冀體况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而廵按御史吴崇禮刻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鳳威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臯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尤力志臯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臯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臯志臯每被言輒疏辨求退

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皋益堅逌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皋終不問然志皋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皋身在牀蓐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皋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謚文懿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預修世宗實錄萬歷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令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内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

景隆御史孫惟成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為左中允管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臯並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並封以待嫡為辭而志臯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禖議者竊哂之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臯為首輔位與志臯相厚善志臯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

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鑨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請稅煤炭開臨清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為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為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

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為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攻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鎮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臯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録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徹稅監釋繫囚帝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

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為其黨道亨恥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

下廷議位惶恐奏辯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群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令乃朋欺隱慝辱國損滅猶云無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為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

敗也廷臣莫之救旣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啓中復官贈

太保謚文莊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

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歷六年

以侍讀為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

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營壽

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

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

官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皐卒沈一
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
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
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
秋極陳礦稅之害帝不能用既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
守成遺使權宜三論大指為礦稅發賡手筆也賡於巳
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賡動摇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
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羣小窮治不已賡在告再貽

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帝留被察者錢夢臯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賡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温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繕城賡力請俟之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

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燾首諷切賡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皐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為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

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辭帝為切責言者既而姜士昌及

燾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

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為過去見在未來三

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

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俟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

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

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

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

性者賡里人為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内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諡文懿御史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諡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勲前

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為

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羣相敵仇罔顧國是詬誶日

積又烏足為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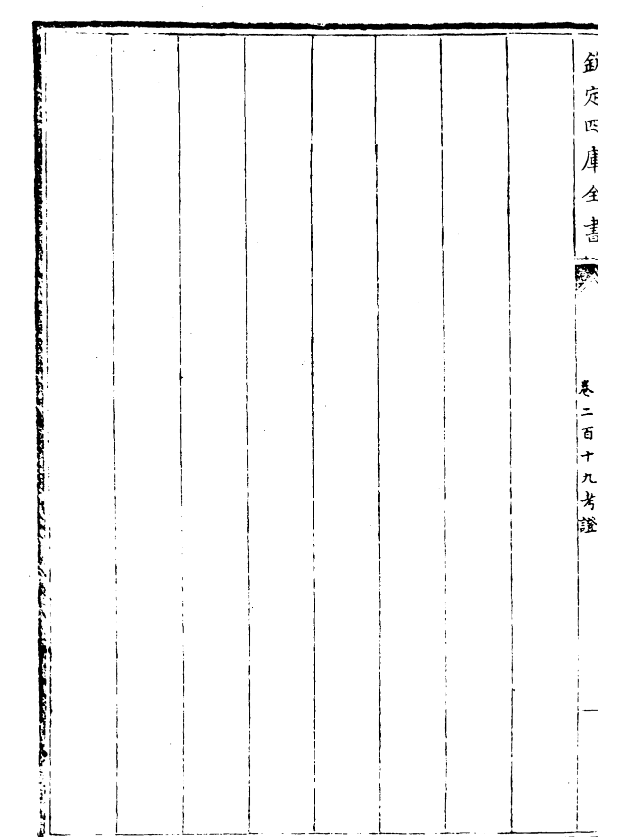
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明史卷二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九考證

許國傳充日講官　臣章宗瀛按王家屏所作許國墓誌云國為講官時因事獻規曲盡忠欵帝手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焉謹識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